

这是一起重大的徇私枉法案件，也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。在与徇私枉法者进行斗智斗勇的较量中，在权与法、情与法交织的罗网中，检察官们用忠诚和生命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。

国法难容

纪实小说

一名对超市实施爆炸的犯罪嫌疑人，经调查，此人竟然是被判处死缓正在服刑的罪犯。那么，他是怎么保外就医的？是什么人在保护他？执法人员的违法，是内行的理由。西都市检察院的专案组在调查。

张继英◎著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纪实小说

张继英◎著

国法难容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法难容/张继英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05

ISBN 7 - 80185 - 534 - 5

I. 国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498 号

国法难容

张继英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zgjccbs.com)

电子邮箱: zgjcbs@vip.sina.com

电 话: (010)68650024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50029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文联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960mm 16 开

印 张: 16.5 印张

字 数: 233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85 - 534 - 5/D · 1509

定 价: 25.0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故事梗概

一名对超市实施爆炸的犯罪嫌疑人被抓，经调查，此人竟然是被判处死缓正在服刑的罪犯。那么，他是怎么保外就医的？他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妻子？贩毒集团为什么要拼命保护他？为什么公检法司内部也有人帮他奔忙？西都市检察院专案组在调查中遇到重重阻力，对方总是能够先他们一步采取行动，办案人被监视，检察官险些被谋杀……

在与徇私枉法者进行斗智斗勇的较量中，在权与法、情与法交织的罗网中，检察官们用忠诚和生命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。

第 1 章

1

祸不单行，接二连三的倒霉事都让王睿摊上了，虽说总算捡回来一条命，医生却跟他的家人说他只剩下半条命。

那时他刚刚失恋，严格说也算不上失恋。

是母亲到处托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孩，瓜子脸，丹凤眼，短裙过膝，两条长腿白得让他心跳脸热。

像他这种年龄的男人，谁不喜欢漂亮女孩儿？可是，也不是说女孩儿只要漂亮就一定招人喜欢。有的漂亮女孩就像是展厅的石膏像，让人喜欢看却不能亲近，更是摸不得碰不得。王睿跟那女孩走在一起就有这种感觉，不得不小心翼翼。每次约会，女孩儿都打扮得像个明星，好像刚从舞台上下来，要不就是正要走上舞台，习惯性地用挑剔的目光扫他两眼，像瞧一个刚刚进城的乡巴佬，看得他心里直发毛。虽然她不是明星，可是她很知道明星，说起明星来侃侃而谈。她说某某明星一场走穴多少钱，已经有了多少钱，座驾是宝马还是奔驰，原来男友是谁现在男友又是谁，泡过谁甩过谁。当然，除了明星她还知道很多事，她可以讲出一大串名牌化妆品的名字，让他一个也听不懂——因为女孩儿在外企高就，当然要用外国的名牌化妆品，所以两个人走在晚风里他常常会闻到她一身的外国香味，虽然那味道他觉得很别扭，但他知道那是来自欧洲的贵族味，不可以讨厌的。

王睿虽然不在外企高就，但是条件说起来也不错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父亲是大型国企的保卫处长，母亲和父亲同在一个单位，会计。独生儿子王睿，从小受到严格教育，母亲对他的慈爱都带有几分威严，生怕他成了纨绔子弟，这恐怕也怨不得妈妈，她几十年做会计，整天与钱打交道，做起事来总是十

分认真，钉是钉铆是铆。

那天晚上，王睿穿上自己最喜欢的一件米色T恤，犹豫再三，咬咬牙，拿出几天前妈妈给他买的古龙香水，轻轻喷了一点点，不使劲闻都闻不到味道，就这样，他还心跳半天呢。约女孩儿出来喝咖啡，她在手机里说她正在和朋友聚会，没时间。他不好意思告诉妈妈，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拒绝了。他本不想再找她，可是妈妈总是追问他你和罗兰怎么样了？有门儿了吧？其实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罗兰自从知道了他的职业，就再也不想理她了。但是，他想，我总不能为了跟你好就丢了我的职业吧？人各有志嘛！

失意让王睿郁闷，难道没你我就不能去泡吧了？当然能泡，不过就是一个人没意思呗！一个人就没意思？没意思也要泡！他像是跟自己赌气，走进了这个档次不太高却很温馨的去处，要上一杯红酒，举起酒杯，看它在旋转蓝色灯光的照耀下变幻不定，不好捉摸不好把握，让人讨厌又舍不得扔掉，终于将它一下子倒进嘴里，结果是满嘴的酸味满嘴的涩味满嘴的苦味。

看看酒吧里，成双成对，搂搂抱抱的，耳鬓厮磨的，窃窃私语的，只有他是独自一个人手握酒杯一身的凄凉。他真想，真想大喊两声！可是他却喊不出来，他只会在心里喊喊而已，他不是这里的客，他就不该来这里解什么郁闷越解越郁闷。他在心里对自己冷笑两声，退出酒吧，信步走去，好像今夜走在陌生城市的马路上，好像走在不能很快醒过来的噩梦里，不知自己会走向何方。

不知道衣服怎么湿了，冷得他浑身发抖。他停下脚步，看看天看看地，天上飘着雨丝，地上积着雨水。他想起来该回家了，他想起来这件事很好笑，不然，和她那种时尚一族硬是结合在一起早晚也是个悲剧，她不理睬自己是个好事。其实，王睿不是那种见了漂亮女孩儿就迈不动步就想入非非的男人，罗兰给他最大的刺伤并不是罗兰没有相中他，而是罗兰听说了他的职业就不再跟他来往，让他无法忍受，这种伤心气愤还是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想明白的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走出酒吧也许15分钟，也许是20分钟，王睿险些丢掉一条命，而医生事后对他的家人说他已经丢掉了半



条命。

生活中总是会有意外的，既然是意外就常常让人措手不及，而越是措手不及就越是容易暴露人的本性，因为那种短暂根本就不可能让人考虑好了利弊再选择怎么做。已经半夜12点了，街上行走的还会有几个正经人？可都城夜总会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却是呼天喊地的一片打闹声，王睿身不由己地走过去时，意外地看见几个人围成圈子打一个人，欺负人吗？借着路灯的光，他看清楚被打的人是姚东海，他们从小在一个大院儿里长大，姚东海大他八九岁，父母都是工人，他体格健壮有一手好功夫，围着他的5个人看样子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王睿想都没想就冲上去帮助姚东海，他从来没有学过武功，伸出两只胳膊硬是插不上手，刚好看见姚东海身后的一个光头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刀，王睿用尽全身力气向那个家伙扑过去，嘴里喊着：“后边有刀！”持刀人回过头来看见他，也许被他激怒了，居然猛地转过身来飞快刺向他。王睿下意识地快速闪了一下身，可是身体还是顺着惯性冲向前面，他只觉得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进入了前胸，没有疼痛，没有阻力，随后他感觉到什么东西在前胸溢出，他很兴奋，低头的一刹那，他看见有液体流了出来，摸到手里看是红色的，温热的，有生命力的。

姚东海看见了他身上的血，张牙舞爪地扑向持刀的光头，一掌打下他手里的刀，飞起一脚踢向他的裆部，深夜的小巷里立时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，光头两手捂着自己的下边躺在地上打滚，那几个顿时作鸟兽散。到了这时才有巡夜的警车开过来，姚东海顾不得那些逃跑的歹徒，赶紧搀扶王睿上了警车，随后又下车拾起地上的短刀，连同地上打滚的光头一起交给巡警。

王睿被送往医院抢救，虽然脱离了危险，可医生说那一刀穿过肺叶刺破了心脏，再多一点点就不是现在的结果了。医生告诉王睿的妈妈还有王睿的领导说，对他千万要注意，他只是捡回来半条命，不能大悲大喜，不能劳累过度，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……

走出死亡走出医院的王睿，险些受到处分。

那天夜里被姚东海打散的人是都城夜总会的保安。都城夜总会的总经理申智星到市里告状，说是姚东海深更半夜无端到

夜总会闹事，因为争夺一个女舞伴与一个喝醉酒的人引发械斗，夜总会四名保安把他们拽出来，他们又在外继续打。刺伤王睿的光头就是那个醉酒的人，不知是社会上什么人，在派出所他居然逃跑了，一直没抓到。姚东海身为警察，在娱乐场所胡作非为，他的行为是利用权力破坏正常经营的行为。夜总会全体员工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姚东海。

都城夜总会在市里很有影响，老总说话不可等闲视之，接待他的领导说对于这件事一定要继续调查，确实有事一定要严肃处理，绝不会包庇。

这件事很快在市里传得沸沸扬扬。

既然姚东海说不清楚自己的事，王睿就更说不清楚了，半夜12点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夜总会？是偶然还是经常？身为执法人员的他怎么会参加械斗？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不检点？但也有了解他的人说，他直性子，好人，就是太傻，看见自己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人挨欺负明知自己不行也要伸手，他就是那种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的人。反正不追究他与姚东海的责任也就算是万幸了。

刑警队的姚东海，从警校毕业后就一直干公安。事后他对王睿说他在侦查一起贩毒案件，接到特情报告说都城夜总会舞厅有人贩卖摇头丸。他便衣去舞厅，不料一进去就被两个男人纠缠上，在舞厅里打起来，后来被保安拉到街上，他们一起打他。

姚东海到医院看望王睿时说，老弟，这事我一定要查清楚，不能让你白挨这一刀！那时王睿很虚弱，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对他笑了笑，伸出手来轻轻地握住他的手，握了一下又一下，姚东海知道他很想用力，但他没有力气。姚东海握紧拳头躲到厕所里流了半天的泪。

母亲日日夜夜陪伴病床上的王睿，那么累那么紧张母亲都挺了过来，可是一出院母亲就垮了。王睿又和父亲一起照料母亲，好在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

倒是叶晓枫常来看望母亲，陪母亲说话，常常让母亲笑出了眼泪，有时王睿轻轻走进病房听到她们谈得那么开心，不由停下脚步，感激地听着两个女人的欢笑声，现在他已经越来越

少听到母亲的笑声了。

2

王睿和祁月刚跨过看守所的门槛，身后就传来那扇巨大铁门沉重的碰撞声，那声音意味着从此刻开始他们就彻底与外世隔绝了，祁月不由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却再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。

祁月朝前面望去，四周高高的围墙上架着电网，电网外高高的岗楼上，持枪的哨兵正在注视着他们，让她感到身上扎到了什么，好在她可能看到了他们穿着检察服，才移开了注视的目光。

走进这高墙里说不清为什么，就是感觉很彘人，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味道？也许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铁？铁的栅栏铁的门的铁的窗铁的撞击声音？走在这里祁月感觉脚步都有些飘忽，当然更不能在这里轻意说话，她也就不可能讲出她心里奇怪的感觉。她偷偷看一眼王睿，一脸的平静，比在门外分明多了一些严肃，她只好在心里叹口气，也学着他的样子，严肃起来，挺挺胸，朝前走去不看两边。

难怪祁月感觉很彘，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走进常人绝对不会走进的看守所。政法大学刚刚毕业的小女生，毕业前还在宿舍里跟同学们疯成一团，现在就被分配到了西都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，虽然穿上了检察服，她还是严肃不起来，生活对于她来说本来就没有严肃嘛。毕业实习时她生了一场病，没能跟同学一起到司法机关先行体验一番，当时她歇在家里倒也不着急，奶奶常对她说树大自然直。她是那种冰雪聪明的女孩，自认为悟性好什么都不在话下。

上班报到的第一天，监所检察处的任处长把她带到一个年轻人面前：“他叫王睿，以后你就跟他一起办案。”祁月轻轻握了他的手，在她看来，眼前的男孩说不上器宇轩昂，不过也没叫人失望，毕竟还是干净文气利索，眼睛虽然不大，可是五官端正身材好，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头，正经人一个。缺点呢，她想，就是有点儿不浪漫。

见王睿不多说话，祁月也不敢乱说话。看守所的长廊里空旷寂静，她从来没听到自己走路的声音这么响，有些不敢迈步了，要不是跟着王睿，她想，她一定会停下来歇一歇。

祁月睁大眼睛看这里的一切想这里的一切。她看到一扇小观察窗没有关严，露着一条缝，便走过去胆怯地扒在视窗上朝监室里看，房间里的男人都围在一个案台旁埋头做什么，像是在做针线活。她好不纳闷，瞪大眼睛仔细看了好一阵。王睿过来碰碰她，关好了视窗。

“他们好像是刺绣？”

“织地毯。”王睿说着朝前走去。

“织地毯？这些大老爷们儿？这可真是，修身养性改造性格的好办法。”祁月跟在他身后自问自答，她知道他现在不会回答自己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。

跟着王睿走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，几名穿警服的男人们纷纷站起来，王睿与其中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握了手，称呼他“所长”，又向其他人打了招呼。他回身指着祁月：“这是我们处新分来的大学生。”

祁月向大家点点头：“你们好！”

所长与祁月打了招呼，很快转向王睿：

“今天早上发现一名人犯意外死亡，先让值班的小丁和韩大夫给你们介绍具体情况。”

韩楚是看守所里的医生，58岁，虽然到了快退休的年龄，对工作依然认真负责。看守所里连干警加人犯也有几百号人，不管谁有个头疼脑热、身体不适的小毛病都找他，他的人缘也不错，无论谁求他，无论什么时候找他，几乎是随叫随到。今天凌晨13号监室里发现死人，值班干警首先打电话把他叫来，由他对死者进行了简单的外观检查。

事情发生在凌晨5点多钟，小丁说，他从监视仪上看见13号监室里的人乱哄哄的，立刻跑向监室，大声命令人犯各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。他在死者脖子上摸了一下，摇摇头说不行了，随后命令号室里几个人把死者抬出来。

死人事件很快惊动了整个看守所，管教人员纷纷出动，到所有的监室查看情况。看守所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。西都市石

林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尚未判决的嫌疑犯，与监狱里关押的已经被判决的犯人不同，这里被关押的人内心浮乱，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骚动，因此管教人员必须更加小心谨慎，高度戒备。

韩大夫说他还在睡梦中，听到了电话铃响，放下电话他马上就来到看守所。“我看了尸体，从外表看不出什么，需要解剖。”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支点着了：“睡在他旁边的人说，前半夜他不舒服闹腾了很长时间，他不让报告干部，天快亮时，他身边的人起来推了他一把不见动静，才知道死了。从死者外部看，不像有自残自虐的情况，也没有发现吞噬异物。可能是内在原因，比如生前有什么病？必须做尸检才能确定。”

王睿点了点头，又问所长：

“案犯叫什么名字？谁家办的案？”

“他叫崔奋。涉嫌贩毒，是公安局刑警队姚东海办的案子。”

“老姚办的案子？”王睿轻声念叨一句，祁月发现他的脸色立刻难看起来。

“这样吧，我们到监室里走走。所长你们不用陪了。”王睿说。

就这样，王睿带着祁月在看守所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先后找了几个人犯询问了死者的有关情况，直到将要结束调查时，祁月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，她问王睿：“那个韩大夫看样子很敬业说话也自信，他说死者不是自残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事情下一步怎么处理？”

“韩大夫是有经验的老医生，他对死者的外观鉴定，首先帮我们排除了人犯自我残害的可能。下一步要等尸体鉴定的结论。如果是自身的原因还好办，如果是其他原因……”往下正是祁月想听的，他却不说了。

祁月跟着他走进另一个监管干部办公室，王睿说要见见郑五娃，一位年轻干部满脸带笑大声说：“那个郑五娃！整天问你什么时候来！”

郑五娃被干部带到办公室，祁月以为郑五娃一定是一个小男孩，却是一个穿着囚衣的中年汉子，呆头呆脑地走进来：

“报告，我是郑五娃！”

“你不是要见王检察官吗？”监管干部指了指王睿。

那汉子已经看见了王睿，眼睛里露出喜悦：

“王检察官！可把你盼来了！”

“你家的拆迁补偿费解决了。以后好好改造，不要再闹情绪了。”

“解决了？真的吗？”

“检察官说解决了还能假？”监管干部生气地说。

郑五娃咧着大嘴笑起来，然后立正，挺直身体，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：

“王检察官，谢谢你了！谢谢！谢谢！我一定伏法认罪，积极配合政府说清问题，认真改造，戴罪立功。”

“希望你说到做到，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。要知道，伤害别人，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，伤害了家人。这一关进来，你媳妇、你儿子、你爸、你妈都跟着受罪，你说是不是？但是，法律只能惩罚有罪的人，虽然你犯了罪，也不能影响家里的拆迁补偿费，给你解决问题，是为了让你安心服劳役。回去吧，别再闹情绪了。”祁月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王睿讲出这么长篇的大道理，还满脸的严肃。

上次王睿来看看守所，见一个壮实汉子蹲在角落里流眼泪，觉得他一定有什么特别伤心的事，把他叫出来一问才知道，郑五娃在村里跟人家打架，不过是为了麦地里浇水的事，结果一铁锹下去把对方给劈成重伤。他被抓进来后，正遇上村里修路，他家房子被拆，因为他被关押，村里人就没给他家发拆迁补偿费。他媳妇找到看守所来，哭哭啼啼地抱怨他不该惹事，媳妇一走，郑五娃急得没着没落。王睿找到他的村里，又找到那个什么开发公司，再找到镇上的领导，经过层层做工作，经过镇长亲自出面调解，郑五娃家的拆迁补偿费才落到了实处。

“刚报到那天，咱们任处长讲了一堆大道理，维护被监管人的权利，纠正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，听了半天，我还是不知道咱们监所处的工作是什么。跟你到这里走一趟，听听你说的，看看你做的，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
从看守所出来，祁月看着驾驶吉普车的王睿，慢慢地说。

王睿忽然笑起来，笑够了才说：

“你说得也不对也对。”

“也不对也对？什么话？赞扬你几句话都不会说了？不至于吧王检察官？”

“也不对是，你可别小看咱们任处长，50多岁了，工作热情总是很高，在监所处一干就是20年，整天跟看守所打交道，不容易！有名的任劳任怨的老黄牛，谁不知道？”

“也对呢？”

“对于你这样的黄毛小丫头，也只能让我带你来走走看看！”

“去你的！狗嘴……”祁月突然打住，已经不是在学校里了，她和他也不是同学关系，虽说他不是她的上级但也相当于她的领导。

“怎么了祁检察官？怎么不往下说了？”

祁月大红了脸，再不敢说话，也不敢看王睿。

汽车开到检察院的门口，王睿把车停住，说要去医院看看老妈。祁月歉意地说：“你妈妈住院了？怎么不早说，快去吧！”她走出汽车又叮咛一句：“需要我帮忙你就说！”

每个人一生都可能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王睿也没有想到，他遇到的几件意外给他带来了重大的伤害，也改变了他的生活，比如眼前母亲有病住了医院，就是因为他先于母亲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。但是，他也知道，自己属于在意外面前不会保护自己的人，只有那些已经学会凡事斤斤计较的人才会在意外面前无动于衷，才能自保。

第 2 章

1

炎热的夏日，热浪铺天盖地笼罩着西都市。

下午，一个 20 来岁的女孩，穿着浅色吊带短裙，神色慌张地走进东桥派出所。她满脑袋的红头发乱七八糟地竖立着，披了一件有和没有都一样的纱网套衫，一看就是一位从事特殊职业的人。她先在派出所大门外，探头探脑地张望了许久，然后突然闪身溜进大门里。走在院子里，她还不停地回头张望，好像大天白日里有鬼跟着她。女孩走到挂“所长”牌子的门前，推开门就问：

“你是所长吗？”

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，抬头看着门口的女孩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就是所长吧？”女孩显然不放心，又追问一句。

“是。我是所长。有什么事你只管说，不用害怕。”所长仔细打量她，猜测她会有什么事。

“我要报案！我有紧急情况！”她说话的频率突然加快。

“进来进来，请坐下说，别急。”所长为她沏上一杯茶水，让她坐到椅子上。

“我来报案。有人要炸佳佳商店！”她不肯坐下，两眼直直地看着所长，说话时直喘粗气。

“哦？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清楚。”所长也忘了坐下。“是谁要炸商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一位瘦高个的中年男人走进来，所长向他招手：“老孙，你来得正好，一起听听。”他又对女孩说：“这是我们副所长，你



坐下来。”

“你们快去抓他吧！他弄好了炸药，逼着我跟他炸商店，我要不去，他就杀死我。”女孩坐在椅子上，所长看见她右腿的长统丝袜上有两条抽丝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在什么地方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做什么的？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你从头说好不好？”所长的语气很平缓。

女孩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，缓了缓气，想了想：

“我叫施晓红，在天地浴室做按摩。我认识一个男的，他说是做生意的老板，他总去我们浴室，去了就找我按摩。他在东桥小区租了个小套间，我们就住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，反正经常在外面跑。”

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会儿，大概是想怎样往下说。

“我这个人懒得管人家的事，后来我发现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。他到处找胡惠芝，胡惠芝是个女人，他说要杀了她。有天他对我说，他在佳佳商店看见胡惠芝了。说胡惠芝给商店送货。第二天，让我跟他一起去佳佳商店，他在商店外面转了几圈，我不知道他看什么。晚上，他要我跟他再去那儿，我猜他白天是去那里去看情况，我觉得他出去不是干什么好事。他是不是带我去踩点？我很害怕。后来，他就准备炸药，说店老板不承认胡惠芝给供货，还跟他吵起来，骂了他。他说受不了这个气，要炸商店。让我一起去，我要不去，他就打死我。他常跟我说，我黑道白道都有人，本来判了死刑，我妈和我姐花了几十万，就把我保出来了，我还怕什么？……”由于说得又急又快，女孩嗓子干涩，咳嗽起来。

所长忙把茶水递给她：“别着急，慢慢说。”

施晓红喝了一口水，又喝了一口水。

“今天上午，他准备炸药，说要把炸药放在佳佳商店里，然后让他们交出胡惠芝，敢不交就引爆。我吓死了，这可是要命的事！可是，我不敢说，我装着没事的样子，吃完中午饭他睡觉了，我就出来报案。我害怕他跟上我，先到我们浴室转了一圈，然后才……你们快去抓他吧！”

施晓红急促地说完，深深地喘了口气。

“你说的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？长得什么样子？”孙副所长问。

“呵，给忘了！他叫赵建其，长得壮实，中等个，跟你差不多。”施晓红指了指所长。

“你出来时他还家里睡觉？”所长进一步落实。

“是。他白天一睡就一天。哦，对了，家里还有镪水，有天晚上我都睡了，那股怪味道把我呛醒了，满屋子都是烟，我问他干啥呢，他说这是镪水，用来对付公安的。”施晓红焦虑地望着所长。

所长告诉孙副所长：“立即行动！包围他的住所。”对施晓红说：“麻烦你跟他们一起去，为了把人搞准确。”

派出所、刑警队紧急行动起来。

东桥小区是50年代修建的居民小区，在密密麻麻低矮陈旧的楼房之间，许多参天大树比楼房还高，树下有许多人乘凉、打牌、聊天。

公安人员秘密包围了赵建其和施晓红居住的那座三层小楼，那是一栋拐角楼的底层角落。听施晓红说家里有炸药，不能贸然进入，只好在对面的楼上找到一户人家，设立了秘密监视点。

夜幕降临，始终不见赵建其走出那个房间。

所长听着办公室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动，手里的步话机始终没有传来孙副所长开始行动的命令。

小区门里的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，谁也没有注意一伙人全力以赴地等待着，似乎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生。

2

月光如银，万籁俱寂。后半夜了，孙副所长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，终于停下来问施晓红：

“赵建其平时晚上几点出去？”

施晓红有些紧张，犹豫片刻说：

“没准，好像都是夜里12点以后吧？我，晚上经常不在家。”

孙副所长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问话可能让施晓红难为情，于

是缓和了语气：

“我是说，平时你有没有，晚上不回去的时候？”

“有。我们搞按摩的，就是回家也到快天亮了。”

“他平时的行为总是反常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也说不清他的习惯。”

“你不用着急，他总会出来的。相信我们。”说完他又暗自觉得好笑：让谁不用着急？他对身边的女警员说：“你安排施晓红休息一会儿。”

女警把施晓红拉到另一个房间，让她在这沙发上靠一会儿。施晓红说什么也不肯睡觉，紧紧拉着女警的手又回到原来的房间。

女警也能理解她，赵建其没抓住她怎么敢睡觉？施晓红瞪大了眼睛死死望着对面的楼房，黑暗的房间藏着没有尽头的噩梦，与赵建其相识不过两个多月，似乎比两年还长。

赵建其来浴室那天，施晓红正巧心绪不宁，来例假了。老板非要她出台，说有个客人点名要她。老板耐心地说服施晓红并且答应她只按摩不接客。

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，她一肚子不高兴地接待了赵建其。在简陋的按摩室里，施晓红用她纤细的手指给赵建其松骨，她把头拧向一边，看着墙上脱落的壁纸，漫不经心。

赵建其趴在窄窄的木板床上，不时扭过头也斜几眼施晓红，一副讨好的口气：

“你长得像一个人，一个我爱过的人。”

她懒洋洋地看他一眼，硬挤出一丝笑，又把头转向那堵墙，似乎那烂墙上有迷人的景色。

赵建其猛地翻身坐了起来，盯住施晓红：

“交个朋友好吗？我想要你，带你出去！”说着一把抓住她的手。

“需要服务，你到这儿找我好了。”施晓红轻轻把他的手拨开，“先生请躺下。”她用手扶着他的颈部轻轻把他推倒在床上，又继续按摩。这回她站在赵建其的腿部，故意离他远一点。突然，赵建其又坐起来，伸出双手抓住施晓红的双臂，不等她反应过来就把她搂在怀里。